

辑佚 | 尤家庄的教育情怀（上）

□ 韩国文



《尤梓材先生纪念册》封面

原来的尤家庄位于如东县河口镇立新桥居委会东南部(现为二组)，过去这里有一池塘穿中而过。池塘宽约29丈，长229丈，两端分别有鲇子口似的小河与外港相通，两头小河上各有一座两搭头的小桥横跨于其上，东桥名为紫薇桥，西桥名为夕枫桥，俗称东桥口，西桥口。大池两边栽满清一色的柳树。清明时节，柳树吐翠，嫩绿欲滴，微风轻拂，婀娜婆娑，沙沙淅沥，令人心旷神怡；春去夏来，池内波平如镜，天光云影，倒映其间，更兼翔鳞戏水，千姿百态，令人惊叹不已；大鱼成群，别有风味，其中有人目睹过一条大青鱼，体如礁身，头似龙钵，眼像鱼盅，尾若蒲扇，人们当它为“鱼神”；秋夜更为别致：天高云淡，月映其里，星耀其中，柳影相随，如临仙境。老人们说，此池吸取日月之精华，凝聚天地之灵气，大池开挖以来从未干涸过，也从漫漫溢过。

大池北岸分布着五个独立庄园，各庄园都有三丈左右宽的护园河环绕，只有一个码头进出。这里多居尤氏，据说牌楼口、冯家

楼、复兴庵、洋涨庵、八里庄等其他地方的尤氏大多与这里尤氏同属一个系统。

小小尤家庄，却流传着不少人文故事，尤其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，不妨说几个故事给您听听。

革命教师尤梓材

提及尤家庄，人们首先想到家住庄东首的誉满苏北的国学大师尤梓材先生。尤梓材，生于1893年8月3日，名锡桐，童年就读于斐成学堂（洋涨小学），后考进如皋师范学校，1913年至1916年任教于县立第五高等小学（双甸小学），后任岔河区第一国民小学校长、如皋县立中学国文教员，如皋县联合中学教务主任、栢茶中学、如东县中学国文教员。1941年他毫不犹豫地参加教抗会，1942年如中行署聘为参议员，1946年当选为县惩奸委员，1950年6月，当选为苏北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54年5月25日与世长辞。尤梓材终身执教，诲人不倦，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对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，不愧为桃李满天下的人类灵魂工程师。

尤梓材出生于书香门第，父亲尤铭轩是清末秀才，长期住馆做私塾先生，叔父亦嗣父尤棣轩是监生。家中藏书很多。他从小受长辈的教诲和指点，养成了爱好读书、渴求知识的良好习惯。“四书五经”、《古文观止》等在他进师范学堂之前就已读过，所以他的国学基础深厚，为后来从事国文教学，赢得学生信赖、同事赞许，创造了条件。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白同志回忆说：“尤老是我初中时的老师，他讲课细致而深刻，很受同学们的爱戴。老先生在讲授鲁迅《秋夜》一文中的‘门口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另一株也是枣树’一句时，启发学生思考：鲁迅为什么这么写？他深入浅出，整整讲了一课时，学生们全神贯注，教室内鸦雀无声。那种情形，至今历历在目。”

他早年在双甸小学任教时，教学国文、算术、英文，还兼教唱歌，每周18节课，他不因课程多而放松某一门课程的教学，而是各科教学都很认真。1915年9月如皋县视学向教育局的视察报告中说：“县立高等第五小学尤教员锡桐教授唱歌为最有精神，学生秩序整齐，亦颇勤谨，文算成绩俱为合度。”（见《如皋县教育公报》）。

尤梓材虽然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，但是他的政治思想、教育思想总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。刚走上教育岗位的他，就向学生宣传辛亥革命的进步性、正义性，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，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刘季平曾经说过：“尤老先生是我革命思想教育的启蒙老师。”

在如皋县立中学任教时，曾以“热河失守”进行作文教学，学生俞铭璜（曾任华东局宣传部长）、蒋俊基的作文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，宣传抗日主张。批改作文时，对其鲜明的立场、犀利泼辣的文风朱笔圈点，大加赞许，讲评时作为范文朗读，并张贴于《学习园地》。不久，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（大汉奸）来校督查。尤老听到了风声，要调阅学生作文，将这两篇作文本藏了起来，并悄悄劝俞、蒋二生暂时离校，以此掩护革命青年。

后来，黄炎培、胡厥文、孙孟起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，尤老欣然应邀赴教，还让自己的儿子尤云万报考了这所学校，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进步事业。

尤梓材不仅教学好，大力支持革命，而且极力掩护革命干部。曾经担任过如东县县长的魏志田，以打磨匠为掩护，走村串户，进行革命活动。1940年3月被敌人发觉，如皋县保安一旅悬赏通缉他，处境十分危险，叶序朝（尤的门生，我党县级领导同志）指示双甸北乡地下党负责人钱九龄（在尤家庄南1公里许的洋涨庵鬼脸街[现河口镇太阳庙村东部]以理发为掩护）：“请尤梓材出面，刻不容缓！”钱九龄立即转达这个指示。尤梓材知悉后，面色凝重，沉默不语，双手背剪，徐徐踱步，深思良久后从肺腑里发出恐怕连自己也听不清楚的“有了”二字。随后交代钱九龄：“你和志田今夜到我家来。”当夜天低月黑，风雨交加，泥泞路滑，二人来到尤家，共同商定对策：对外宣布，魏志田是尤梓材的车夫、干儿子。第二天发出请帖，邀请如皋县保安一旅旅长薛承宗（尤的门生）、国民党四分区书记丛明、梓里名流尤星船、吴秀生等。第三天大宴宾客，薛承宗虽没有亲自到场，却派了一个贴身副官赴宴。宴会非常隆重，尤梓材庄重引荐：“这位是魏志田，是我的干儿子兼车夫，见他如见我。今天聊备薄酒，不成敬意，期望各位

多多关照！”就这样，魏志田顺理成章地住在尤家八个多月，在尤梓材掩护下，从事革命活动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。

反“清乡”斗争中，他不仅坚持游击教学，还冒着生命危险，营救吴德胜同志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为了夺取反“清乡”斗争的胜利，加强串场河河南“清乡”圈内与串场河河北根据地的联系，双岔北区委（串场河河北）韩家先、吴德胜被调至汤元区（串场河河南）从事地下交通站工作。一天，双甸、岔河、汤元据点的伪伪军，突然到“清乡”区内挨家挨户搜查，吴德胜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抓去，关押在双甸据点的伪营部里，挨吊挨打。魏志田打听到伪营长李百禄与尤老先生有师生关系。想请尤老先生出面营救吴德胜，又担心尤老是抗协会会员、县参议员，面目很红，弄不好有生命危险。可是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。魏志田只好去征求尤老本人的意见。先生满口答应亲自去据点一趟。他说：“德胜同志是我的乡亲，又是新四军的好同志，我怎能不千方百计去营救他！”第二天尤老先生与夫人从其粉一道去找李百禄，先生说吴是他家的雇工，可以担保吴没有问题。李百禄同意放人，但要一笔“招待”费用。一切尤老先生都承担了，后来将吴氏祖堂上的大银杏树卖了作了费用，吴德胜同志也就凭此平安地回到了解放区。

尤梓材对穷苦老百姓也是关爱有加，薛家岸有一以卖馒头为生的尤绍甫，两年间失落一子一女，搬迁到余家庄，又惨遭火灾。正在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叫天不灵，呼地不应之时，慕名来求梓二（尤梓材排行老二）先生，双膝跪地，泣诉哀求。梓二先生将他一一把扶起，说道：“兄弟不必着急，我来帮你度过难关。”他沉思了片刻说：“，你明天到我家沟坎上砍些仙棵草，夹几块障望，到我家根屋里选几根广木条子，在禄疏公的莹地上搭台虎头屋，暂且安下身来。若是有人问你，你只要回说‘我姓尤’，其余一概不要说。实在不行，你就叫他们找我。”果不其然，佃户林家发现自家租种田旁边忽然添了一台草屋，连忙报告地主尤序伯，尤序伯派管家卜福仁去，要将尤绍甫逐出莹地，尤绍甫横说我姓尤，竖说我姓尤，卜福仁恼羞成怒，要推翻草棚。尤绍甫只好说是梓二先生叫我搭在这里的。卜福仁气急败坏地去找尤梓材。尤梓材徒步来到

尤家老园，面对面对尤序伯说：“你，尤序伯，我，尤梓材，他，尤绍甫，同姓，同宗，同祖，禄疏公是我们的先人，他的莹地，大凡尤氏，人人有份。尤绍甫现在落在难中，我们是否应该救他一把？再说他的草棚也算搭在自家的土地上，你有什么理由要赶他走？”尤序伯哑口无言，只好让尤绍甫一家四口在这里安下家来，后来，子子孙孙定居住在尤家庄。

尤梓材还动员儿子尤云万、儿媳从玉英，女儿尤耘野、尤云毓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，且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有的成为党的中级干部，有的成为省级劳动模范。他的教育思想与革命精神言传身教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教育世家尤星船

尤家庄虽然不大，但是可谓文人荟萃，教育圣地，庄内有尤铭轩（清末秀才）、尤和清（清末秀才）、尤棣轩（清末监生）、尤仰西四家私塾塾馆。四面八方方圆数十里人家多慕名送子就读。



尤梓材夫妇立在尤家庄的墓碑

（未完待续）

回忆 | 我的三位老师

□ 张廷坤

孔子曰：三人行必有我师。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，都会遇到几位指引你前行的师长，或者是给你指点迷津朋友，亦或是给你点拨的领导。他们或许只是你生命中过客，但却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，成为你尊敬的人。

崔先生是从农中调到镇上中学教语文。花白的头发，带着厚厚的眼镜。蓝色中山装包裹佝偻的身体，那是长期伏案备课造成。讲课时上身时而前倾时而后倾，目光经常穿过镜框上方的空档看我们，讲课时很用力声音也很高，口水经常随着身体前倾而喷出来，我的脸上也经常有他的口水光顾，但我觉得那不是口水而是先生的学问。作文课时他经常读同学们的作文，也经常读我的，有时是全文有时是一段有时甚至只有一句。写得好了他通常表扬几句。先生潜移默化影响，养成了我喜欢阅读的习惯，而且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着。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他了。

认识陈皓是一个偶然。2020年的一天我在公众号里读到陈皓散文《家乡的小河》，开

头的第一句就吸引了我：我出生在江海平原一个叫石甸的小镇。石甸是刻在我骨子里的地方，是小时候拼命想逃离的地方，如今却成了思念的地方。老家一条不起眼的小河被她写得那么美那么生动。她把普通生活写成隽永的散文，分享给读者。自然而然陈皓就成为了我崇拜的对象，互加微信成为好友。去年她散文集《素秋漫笔》出版了。我读到她和植物的对话，早春蒿儿、荠菜、蚕豆花、夏天的丝瓜以及芝麻花、藿香等等。这些植物在她的笔下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。也读到了人生的路无论走多远起点都在家乡（文中原句），如正月半哨火、家乡的小河等。也读到家风严谨父慈子孝，读到了三代党员的使命传承。严格的父亲，温顺的母亲，慈祥的奶奶跃然纸上。陈皓是个有灵气的人，用笔温婉细腻，把她对生活的热爱都写在书里。她鼓励我拿起手笔，把生活变成文字。于是我就开始用稚嫩笔写起来了，写好后发给她看。她都会第一时间提出修改意见。在陈皓推荐

下，我加入了如东读者协会。这是一个共读共享的平台。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协会共读低眉散文集《缓慢书》，在书中读到那句从前日子都很慢，车马书信都很慢，慢得一生只爱一个人。后来知道了这是木心说的，当读到这样句子我很激动，原来阅读可以跟心灵共鸣。

去年我参加南方周末散文班学习，这些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爱好者。在优秀学员里看到陈皓名字，她的毕业散文《梦见父亲》获得优秀作品奖。她的出现让我感到惊讶，原来优秀的人都在不断地学习。

加入读者协会四年来，我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人，比如学者陈霞老师，喜爱写作宾山小学顾校长实验中学王校长等等。而社科联主席孙陈建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。

我和他接触其实并不多。我们有时会在青园路上偶遇。我在跑步时他却骑着自行车去上班，鼓鼓囊囊的包挂在车龙头上。我们总是浅浅打声招呼，一笑而过。

陕西南郑畜牧专家陈建春来如东挂职交流三个月，和我结下深厚的友谊。他回南郑后我写下了《老陈》，以怀念我们一起共同度过的时光。孙陈建曾经在南郑交流两年，我知道他跟南郑很有感情，于是把这篇文章发给他，让他提出修改意见。记得一天晚上六点多钟，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，并让我打开手机录音，他一边朗读文章，一边提出修改意见。文中提到老陈特地把分离茶叶的杯筛留下来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邀请我去他办公室，询问我写作目的，杯筛留下来的意义。我把老陈走后发给我信息给他看，让他知道了当初老陈留下杯筛的目的。文章中还提到南郑在南通正大务工人员数量，我了解的数据要大于他心中的数据，他认为不准确，让我重新核实真实数据。同时告诉我文章没有真实性就感动不了读者。这篇文章前前后后我们共同进行了九次修改，《老陈》在《如东日报》和《汉中日报》同时发表。

文章发表后，他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进行

推广，并把读者的意见毫无保留反馈给我。他严谨的作风、真诚的帮助、善良的为人感动了我，是难得的好领导好导师。

今年三月孙陈建散文集《守望家园的星空》发表，他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写作技艺，原生态的呈现了童年、亲情、教育、家乡、阅读、援陕生活剪影，非虚构地勾勒了人生轨迹，展现了作者对故乡的热爱，对自然的尊重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正如文集后记中写道：就从家凡人俗事开笔，记录下自己的遐思杂念，如此而已。阅读与写作，我相信可以实现一个人的自尊和自由。

崔先生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，他不仅传授我以知识而且还把我的作文在全班分享，以他特有的方式鼓励我；陈皓是我阅读共享的人生老师，她鼓励我敢于动手写文章；孙陈建是我写作的老师，他指导我不仅要写而且敢于向媒体投稿。

师者如光，微以致远。他们身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照耀我前行，温暖我的一生。

